

# 复兴语言学: 一个新的语言学分支

Ghil' ad Zuckermann 徐佳

**提要** 本文旨在推动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和范式——复兴语言学(Revival Linguistics)的建立。由 Zuckermann 命名的复兴语言学建立在接触语言学之上,系统地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语言复兴行动的当地特点及普遍机制,并从某种语言复兴的实例中汲取可供比较借鉴的经验,以此为世界各地的语言复兴运动架设一座认识论的桥梁。希伯来语复兴的成功经验和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复兴的实践表明,语言复兴存在着语言学上的制约条件。一旦掌握了这些语言学上的制约条件,便能对全世界范围内、尤其对将来中国的濒危语言和方言复兴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 复兴语言学;语言复兴;土著语言;制约条件

## 一 引言

语言濒危、语言消亡自古有之,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出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到了现代,伴随着全球化、同质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群体不幸沦为“丧失传统的俱乐部”成员,人类趋于回归到“巴别塔”之前的同语状态。Krauss (1992) 曾推测“按照事物发展的速度,在下一个世纪(21 世纪)90% 的人类语言将惨遭死亡或者灭绝的厄运。”这虽然只是一种估计,但足以说明现代社会的众多语言已经面临着衰亡的威胁。由于语言复兴涉及多元文化的保留和继承,各族群语言权力的维护以及现代化环境下语言的演变趋势等重大问题,因而,这一领域亟需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指导。

希伯来语的复兴是一场历经 120 多年的语言运动,也是迄今为止语言复兴最成功的范例。相对而言,世界其他地区(如澳大利亚)的语言复兴运动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试从希伯来语和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复兴的实例中汲取经验教训,指出语言复兴的普遍机制和制约条件,并以此来推动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和范式——复兴语言学(Revival Linguistics)的建立。

## 二 语言复兴的重要意义

从广义上来讲,语言复兴包括复活一种已死亡的语言、复兴一种濒临灭绝的或弱势的语言。语言复兴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方面的意义。如果语言未经记述便消失了,那么未来的后代便无法学习其祖先的语言,因而也无法获取传统知识和文化。语言复兴旨在维护操母语者的后代保留或重新获得其祖先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的权力,是人本主义、社会公正的体现。

第二,文化学方面的意义。语言是人类思想、历史、经验和价值观的存储器,语言的丧失不

囿于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的丢失。Russel Hoban( 儿童文学作家,1925-2011) 曾经这样论述语言在人类文明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语言是一种考古媒介,记载着历史的演进、已消失的文明和技术。我们所说的语言是一部记录人类文明进步和历史的书籍。”( 转引自 Haffenden 1985: 138) 一旦某种语言死亡或被吞噬,便意味着这个族群失去了同历史的联系,失去了一部分自己历史的记忆。他们的历史无论多么久远,也随之消逝了。同时,人类在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对周围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生产生活的经验以及对于人生经历的体验和感悟也都凝结在其语言中。因此,语言的消亡也意味着一部分传统知识——神话、传说、故事、音乐、舞蹈、艺术、医学、技艺和环境知识的丧失。

第三,美学价值。Ken Hale( 1992) 曾经说过“当你失去一种语言时,你便失去了一种文化、一笔知识财富和一部艺术著作。这就像在卢浮宫博物馆上投下一枚炸弹。”数量众多的语言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为我们探索人类语言的表达形式和语言能力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任何一种语言无论其使用人数多寡,都具有独特的结构特点和丰富的语言现象;任何一种语言都用其独特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因此,语言复兴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的表现手段和结构类型,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语言复兴一方面可以重现一种“沉睡”语言的独特运用机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混合语,两者都有助于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第四,现实意义。语言复兴的尝试和努力将极大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首先,它不仅有助于伸张正义、消除语言不平等,而且还能使那些失去语言遗产和生活目标的人们重拾信心、重获力量。以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复兴为例,它有利于提高并改善土著社群的身心健康和精神面貌。在语言复兴的过程中,一些心态失衡、人际交往有障碍的土著民转变为通情达理、心态积极的人。一位参加 Zuckermann 教授最近主持的恢复其母语运动的土著妇女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学习自己的母语给我带来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和强烈的震撼力,因为我终于可以学习‘自己’的语言了,这给予了我一种身份认同感。我想如果我们全家都学会了我们的语言,我们便会对自己以及他人有种全新的感受,因为语言给予了我们生活的目标。”( 2012 年 5 月 3 日) 其次,语言复兴还能为土著社群的教育注入活力。参与母语复兴的土著人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多的自信,使其在一些非语言科目上的成绩获得提高。再次,土著社群还能借助母语复兴发展文化旅游业,缩小与主流人群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可见,语言复兴能给土著社群,进而给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最后,被复兴的语言还有可能为未来的科学进步做出贡献。例如:数学来源于一种具有计数系统的语言;在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和农业等领域,地方语言通常具有提示和启发的作用;土著民的医学、药学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疗效。

### 三 现代希伯来语:语言复兴的成功案例

现代希伯来语,亦称以色列语,是复兴后的语言。但事实上,现今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区所讲的语言在类型学和发生学上与《圣经希伯来文》(《圣经旧约》)或《密西拿》(犹太人的首部口传律法集)里所使用的希伯来语截然不同。

希伯来语从公元前 14 世纪开始被使用。它属于闪米特语族(亚非语系的一个分支)西北语支迦南语的一个分支,后逐渐衰落,公元 2 世纪消亡。公元 132-135 年,在朱迪亚(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爆发了反对罗马统治的巴尔库克巴起义(Bar Kokhba Revolt),此次起义的失败标志着口语希伯来语的灭亡。我们认为《密西拿》在公元 200 年前后写成,而那时希伯来语作

为一种母语正在逐步衰亡。拉比 Judah haNasi 和他的合著者也许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来记录口语希伯来语,那么不久便会为时已晚,因为犹太人已经开始讲其他语言了。事实上,诞生于公元 500 年的《革马拉》(Gemara)——《巴比伦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即巴比伦犹太法典)的另一个组成成分,是用阿拉米语而不是希伯来语编撰的。

自那以后的 1750 年间,希伯来语“临床死亡”(clinically dead)了。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礼拜和文学用语,它有时在犹太人聚居区内扮演着通用语(lingua franca,操不同语言集团的人们用来互相交际的语言)的角色,但并不是他们的母语。

19 世纪末在巴勒斯坦地区形成的以色列语具有如下特点:从口语希伯来语的消失到以色列语的形成之间缺乏连续的操母语者;希伯来语复兴者操闪米特语族之外的语言;欧洲语言对书面希伯来语产生了影响。因此,以色列语为语言学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验室,既可进行理论研究——关于语言起源、语言、身份和政治等社会问题,又可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例如是否有可能复活一种已没有人说的语言。

自以色列语形成伊始,其发生学分类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现在仍然流行的传统观点认为,以色列语属于闪米特语,是复活的希伯来语。与此相悖的反面观点是以色列语属于印欧语系,是依地语(Yiddish,又译“意第绪语”)的反映形式,即复兴者的母语——依地语是“底层”而希伯来语提供了词汇的“上层”(见 Horvath & Wexler 1997)。根据 Zuckermann 的“马赛克”(mosaic)理论,以色列语不仅是多层面的,而且是多来源的。作为一种闪米特—欧洲或欧亚混合语,以色列语既属于闪米特语(亚非语系),又属于印欧语系。它建立在两大贡献语——“睡美人”般的希伯来语和母语依地语之上;同时,它又受到从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先民所操持的其他多种语言的影响,如俄语、波兰语、阿拉伯语、拉地诺语(一种西班牙犹太人说的方言)、土耳其语、德语、法语和英语。由此可见,语言复兴的结果,很可能是形成一种结合了语言复兴者和语言记录者的母语及目标语成分的混合语。

#### 四 澳洲土著语言的复兴历程

澳大利亚土著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万余年之久。现今,土著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 2.6%。然而不幸的是,最新一项国家土著语言调查(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s Survey Report 2005)显示,澳大利亚的语言状况不容乐观。在已知晓的 250 多种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仅有 145 种仍在使用,其中绝大多数(约 100 种)已严重濒危:使用人口很少,而且大部分已超过 40 岁。另有 18 种语言状况良好——被各个年龄组的人所使用,但其中三四种已显露出了逐步走向濒危的迹象。因此,在所有 250 多种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只有 6%(5 种)的语言仍处于健康状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土著语言复兴运动(Amery & Gale 2007: 339-382)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需要从其他语言复兴的实践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不幸的是,先前的复兴努力大半是失败的。虽然从 1992 年开始,某些语言复兴项目(例如 Kaurna 语,见下文)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但是土著民并未看到他们所预期的正面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后续的资金、专业人员的缺乏,以及学校与社区语言项目融合的不足而造成的。当然,也存在纯粹的语言问题:对于究竟如何开展成功的语言复兴活动,在理论上的认识还不充分。正如 Thieberger (2002: 310-328)所指出的,为语言复兴项目设定目标的人往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他们认为应该在语言的代际传递中保留原来的语言结构成分,这样就为土著社群设置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值。

其次,散布在澳大利亚各个地区的土著语言复兴活动之间鲜有协作。直到最近,从事语言复兴工作的实践者们才开始通过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交流各自的经验。我们迫切需要不断地投入精力、财力和时间来促成学界和实践者之间的有力协作,配合各地区土著语言中心和新近在阿德莱德大学建立的流动语言工作组的工作,为他们提供学术的以及具有全球视野的意见和建议。再者,我们至今仍无法从固定的渠道获得用于土著语言复兴项目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政策充其量是零星的、支离破碎的,或根本不存在、也不明显的(Liddicoat 2008, McKay 2007: 101-130, 2009: 283-297, Truscott & Malcolm 2010; 另见 <http://www.anu.edu.au/linguistics/nash/aust/policy.html>)。在考虑澳洲大学的土著政策时, Gunstone(2008)抱怨道“很明显,大学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妥善解决土著裔员工、学生和社群的教育需求。”

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土著语言和土著人的语言权利应该得到恢复和促进;应该通过土著语言的复兴增强土著群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在国家层面、特别在制度上形成更有利于土著语言的政策,如确立土著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当地语为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我们应该承认包括语言、音乐和舞蹈在内的一切土著知识的产权。而且,在将来,复兴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应成为土著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尤其是当斯洛文尼亚人或爱沙尼亚人来澳大利亚邀请土著人协助其复活他们自己的欧洲语言时。

## 五 语言复兴的普遍制约条件

虽然语言复兴的努力应该与每个社群特定的环境、需求和愿望相适应,但仍有一些普遍的制约条件。试图讲纯正希伯来语的复兴者由于被困于纯语主义(一种严格遵循传统语法规则的语言态度)的桎梏而失败。最终,于19世纪末产生了一种多层面、多来源的以色列语。与此相似,一些澳大利亚的利益团体(见 Dorian 1994: 481-4 关于 Tiwi 语的论述)受到诸如“不真实,毋宁死!”这样的口号影响,试图以纯语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语言复兴。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他们希望拯救的土著语言面临“死亡”的威胁(关于真实性和语言复兴,另见 Wong 1999 和 Hinton & Ahlers 1999)

我们应该鼓励那些语言复兴者和土著领导者现实一点而不要一味追求语言的纯正,因为纯语主义会导致不切实际的预期目标,进而挫败学习者的信心。如果一种已复兴的语言受到了邻近语言或英语的影响,不应该因此否定它。从邻近语言中借用的词汇也不会令复兴的语言“蒙羞”。也许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语言复兴者更倾向于纯语主义(见 Harlow 1993 对毛利语的论述)然而,就语言复兴的绝大多数情况而言(即复兴一种已经没有说母语者的语言,如希伯来语),我们必须学会接受、支持和赞成新语言不可避免的混合性,而非责难。

英语(土著英语或澳大利亚英语)对 Kaurna 语([ga:na],一种在阿德莱德附近所说的起死回生的语言,也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语言复兴案例)的影响是深刻的,有如下表现。

(1) 在音系学层面,经常按拼法发音,特别是 er(如 yerlo 和 yerta)、ur(如 purle 或 purlaitye)。在古典 Kaurna 语中,以上单词中的 r 属于辅音(卷舌音),但现在它们的发音像英语单词 slur 或 sir 中的元音 er。(Amery 2000: 121-122, Amery & Rigney 2004: 2-3)。

(2) 在词汇层面,存在许多仿造现象。这在 AFL 足球队队名中特别明显,如 Kuinyunda Meyunna(字面意思是“神圣的人”)是 St Kilda Saints(圣科达圣人)的仿造。板球(一种球类运动名,英语称为 cricket)被仿造成 yertabiritti(一种昆虫的名字,在英语中 cricket 又意为蟋蟀)

( Amery 2003: 86) 。然而 , 应该注意的是 , 在已复兴的 Kaurna 语中 , 从英语本身借用来外来词相对较少 , 远比我们在一些“强势”语言如 Pitjantjatjara 语或 Yolngu Matha 语中发现的要少。

( 3) 和其他的土著语言相似 , 成分 / 词的顺序在古典 Kaurna 语中是自由的 , 但现代 Kaurna 语的使用者通过复制英语的语序 , 倾向于创造出更多的主 + 谓 + 宾结构的句子 ( Amery & Rigney 2004: 5) 。

( 4) 英语的语义易于贯穿到 Kaurna 语单词的语义中 ( Amery & Rigney 2004: 5-7) 。

( 5) 英语最具渗透力的影响在于话语层面。Kaurna 语中几乎任何所说、所写的内容都译自英语。因此 , 短语和成语都是从英语转变而来的 ( Amery 2001a: 190-194 , Amery 2001b , Amery et al. 2006) 。

即便这样 , 英语对 Kaurna 语的影响仍远不及它对澳大利亚其他许多已复兴的语言那样深远。我们推测 , 任何试图复兴一种土著语言的努力最终都将形成一种混合的语言——结合澳大利亚英语、土著英语、克里奥尔语、其他土著语言和目标土著语本身。被复兴的土著语是多来源的 , 我们应坦然接受复兴后语言的混合性。正如 Crystal ( 2000: 162) 所言:

当然 , 复兴后的语言和原始语言并不相同。最明显的是 , 复兴语缺少它原先拥有的功能广度 , 大量的原有词汇丢失。但是 , 由于它继续在当今使用 , 它会发展新功能和新词汇 , 像任何活着的语言那样 , 只要人们把它视为表明他们身份的一个真正标记并准备继续使用它 , 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它看作是一个有效的交际系统。

此外 , Zuckermann ( 2005、2008、2009) 对以色列语的研究显示了语言中某些成分比其他成分更容易复兴。比如 , 词和词形变化比语调、语篇、联想意义和内涵意义更容易复兴。从希伯来语的复兴中得出的经验将有助于澳大利亚的语言复兴者更加有效地工作 , 敦促他们不要将时间、资源和精力浪费在那些不可能得到复兴的语言成分上。

在实践中 , 有必要修正书写学和词汇学 , 使语法和词典不仅适用于语言学家 , 也便于语言复兴群体使用。如应避免使用浮夸的 ( 通常是拉丁语源的) 语法术语 , 还应给语言复兴群体提供易于掌握的拼写。若分析一下传教士 Clamor Wilhelm Schürmann 于 1844 年创造的 Barnjarla 语 ( 亦称 Parnkalla , 一种已消亡的在南澳 Eyre Peninsula 地区所说的语言) 的某个单词 “nun-yara” ( 意为“恢复” , 相当于英语的 “recovery”) , 我们发现这种拼法会导致该单词被误读为 nanYara , 而不是正确的 NOONyara , 因此 , 它是不便于语言复兴群体使用的。虽然 “nun-yara” 适合于记录语言学 ( Documentary Linguistics) , 但复兴语言学则更倾向于使用 “NOONyara”。

## 六 结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和范式——复兴语言学 ( Revival Linguistics) 的建立。这门新学科最近由 Zuckermann 在澳洲阿德莱德建立起来 , 旨在对全球范围内各种社会背景下开展的语言复兴运动的普遍机制、制约条件和当地特色进行比较及系统的研究。作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 复兴语言学结合了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的科学研究。归根结底 , 语言复兴是二语习得领域内的一个极端例子。同时 , 它也弥补了记录语言学的不足 , 因为后者仅仅是在濒危语言即将消亡之前对其进行描写记录。

复兴语言学与接触语言学 ( Contact Linguistics) 联系紧密 , 它颠覆了某些历史语言学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的结论 , 例如认为一种语言只有一个“祖先”的谱系树模型 ( Family Tree model) 理论。复兴语言学认为 , 复兴任何一种已销声匿迹的语言将产生一种融合了复兴者和记录

者们的母语和它自身成分的混合语。

语言复兴存在语言学上的制约条件,一旦掌握了它们,便能帮助语言复兴者及领导者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也许有人会提出,现代希伯来语、澳洲土著语言与其他旨在得到复兴的语言在语言历史、使用环境及社会人文环境上截然不同,因此,后者无法从前者身上获得经验。但是否认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和语言复兴的制约条件,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语言现实存在于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对这两个极端熟视无睹的话,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基于对现代希伯来语的评论分析,我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各种已复兴的土著语言的前景,诸如 Kaurna 语、Gumbaynggirr 语、Ngarrindjeri 语、Walmajarri 语和 Kamilaroi/Gamilaraay 语。同样,通过调查大量的澳洲土著语言复兴案例并从中汲取经验,我们可以对语言复兴理论形成更深刻的认识,这将极大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使得其他语言的复兴活动取得更佳效果。

#### 参考文献

- Amery, R. 2000 *Warrabarna Kaurna: Reclaiming an Australian Language*. Swets and Zeitlinger, Lisse, The Netherlands.
- Amery, R. 2001a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revival.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 141-221.
- Amery, R. 2001b Regenerating a Kaurna litera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LLA Conference, Uni of Adelaide, February 2001.
- Amery, R. (ed.) 2003 *Warra Kaurna: A Resource for Kaurna Language Programs*. 3rd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Kaurna Warra Pintyandi,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Reprinted September 2005, Image and Copy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 Amery, R. & Gale, Mary-Anne 2007 But our language was just asleep: a history of language revival in Australia. In William B. McGregor (ed.) *Encountering Aboriginal Languag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nguistics*.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 Amery, R. & Rigney, L. I. 2004 Authenticity in language reviv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LAA) annual conference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17th July 2004.
- Amery, R., et al. 2006 *Kaurna Palti Wonga – Kaurna Funeral Protocols*. Kaurna Warra Pintyandi, Adelaide.
- Crystal, D. 2000 *Language Death*.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rian, Nancy C. 1994 Purism vs. compromise i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d language revival. *Language in Society* 23: 479-494.
- Gunstone, A. 2008 Australian University approaches to indigenous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Education* 37: 103-108.
- Haffenden, J. 1985 *Novelists in Interview*. London-New York: Methuen.
- Hale, K. 1992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the human valu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Language* 68(3): 19-48.
- Harlow, R. 1993 Lexical expansion in Maori.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102(1): 99-107.
- Hinton, L. & Jocelyn, A. 1999 The Issue of “Authenticity” in California language restoratio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30(1): 56-67.
- Horvath, J. & Paul, W. (eds) 1997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and Non-Creole Languages —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aitian Creole, Modern Hebrew, Romani, and Rumanian* (Mediterran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Monograph Series, vol. xii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Krauss, M.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 4-10.
- Liddicoat, A. J. 2008 Models of national government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for indigenous minority language groups. In Timothy J. Curmow (ed.)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2007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 Society*

- ty. Adelaide.
- McKay ,G. 2007 Language maintenance ,shift and planning. In Gerhard Leitner & Ian Malcolm ( eds) *The Habitat of Australia's Aboriginal Languag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McKay ,G. 2009 English and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the Australian language policy environment. In Honglin Chen and Ken Cruickshank ( eds) *Making a Difference: Challenge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 Thieberger ,N. 2002 Extinction in whose terms? Which parts of a language constitute a target for language maintenance programmes? In David Bradley & Maya Bradley ( eds)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Truscott ,A. & Malcolm ,I. 2010 Closing the policy-practice gap: making indigenous language policy more than empty rhetoric. In John Hobson ,Kevin Lowe ,Susan Poetsch & Michael Walsh ( eds) *Re-awakening Languag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Revitalisation of Australia's Indigenous Language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 Wong ,L. 1999 Authenticity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Hawaiia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30( 1) : 94-115.
- Zuckermann ,Ghil' ad 2005 Abba ,why was Professor Higgins trying to teach Eliza to speak like our cleaning lady?: Mizrahim ,Ashkenazim ,prescriptivism and the real sounds of the Israeli language. *Australian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19: 210-231.
- Zuckermann ,Ghil' ad ( 诸葛漫) 2008 混合还是复苏: 以色列语的起源——多来源 形式和模式,王晓梅译,《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
- Zuckermann ,Ghil' ad 2009 Hybridity versus revivability: multiple causation ,forms and patterns. *Journal of Language Contact* Varia 2: 40-67.

## **Towards a New Branch of Linguistics: Revival Linguistics**

**Abstract** This paper mean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Revival Linguistics” named by Zuckermann , a new linguistic discipline and paradigm modeled upon “Contact Linguistics” , which studies comparat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universal constraints , global mechanisms and local idiosyncrasies of a certain language in terms of the revival attempts across different sociological backgrounds. It draws a comparative view from one revival attempt to another , thus acting as an epistemological bridge between parallel discourses in various local attempts to revive sleeping tongu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successful revival of Hebrew and the aboriginal languages in Australia demonstrate that there are linguistic constraints applicable to all revival attempts. Mastering them would be useful to save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world and thus have a special meaning for the revival of the endangered dialects in China.

**Key words** Revival Linguistics; language revival; aboriginal languages; linguistic constraints

( Ghil' ad Zuckermann 200083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人文学院)  
 ( 徐 佳 200083 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 责任编辑 黄晓东)